



编者按

老师,一个平凡的称谓,担当着“树人”的不凡使命,他们帮孩子们筑梦,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守护者。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,《清源》副刊特别策划,在书写师生故事的字里行间,向每一位孜孜于教育事业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。

那些年 培育我们成长的人



一瓣馨香伴我行

□黄秀惠

回忆起读书时光和教学生涯,时间如白驹过隙,清澈而深情。又到九月开学季,耳畔回荡着一首曲子“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……”季节是网,以花朵和果实的模样,结结实实地铺展在旅途上,伴我一路前行一路馨香。

我的启蒙老师魏老师,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那时候她剪着短发,笑起来眼弯弯,家在当时的供销社里。我读一年级时,父母因工作都不在身边,魏老师会从供销社买文具给我。记得有次上课,我肚子疼,老师用风油精给我揉肚子。她的掌心柔柔暖暖,7岁的孩子望着眼前的老师,心底的紧张和暖意蔓延,从此记挂一生。

我工作后不久,魏老师退休了。那个春节回老家,我去看望她,老师头发白了,不变的是笑起来眼弯弯和对我的疼爱。她拿出一副十字绣给我:“孩子,这是老师选的颜色,图案也是老师自己想的,这花象征着……”她指着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两米长装裱好的镜框对我说。老师的先生在一旁说:“她呀,白天坐在窗前的明亮处,晚上就在客厅最亮的灯光下,戴着老花镜慢慢绣着,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……”望着老师苍老的手,我的心飞越万水千山,盛满洁净的云和汹涌的浪,缱绻深情将我深埋。我的魏老师,只教了我一个学年,却是一辈子互相惦念的师生。

读书,是为了走更远的路,遇见更多优秀的人,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16岁那年,遇到江老师——我的语文老师。那时他刚大学毕业不久,阳光帅气,讲起课来天马行空。但无论他课堂讲的是不是课文内容,并不影响我们对他“痴迷”和优秀的语文成绩。在看似漫无边际的指导下,我的灵性不断被激发,甚至开始写起了现代诗。记得第一次作文课,江老师让我们写自己的班

主任,作文交上去的当天傍晚,他就兴冲冲进教室:“咱班有个同学写得太传神了,这篇作文已经被班主任拿走了。”大家激动地问:“谁呢谁呢?”老师说:“哪位同学叫黄秀惠?”少年的我,那一刻应该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刻看尽长安花”的感觉了。后来江老师去读研,不再教我们。我记得他给我写过信:“你是有灵性的孩子,一定要坚持写作,不能放下笔。”时光辗转,但老师的嘱咐我记住了。如今,我和老师成为好友,他依然关注着我的写作和教学生涯一点点滴滴的进步,不断地鼓励我。

老师的爱,也许是琐碎的,隐藏在生活的细节里。魏老师教会了我爱生如子,温润无声,时刻都要守护好每一个学生的心灵。江老师鼓励提醒我,他说我是他文学梦的延续。

道阻且长,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还有许多老师,他们教我善良、包容、上进,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勇往直前,收获着,感动着。

昨天,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则“马上就要开学了,你们准备好了吗?”评论栏里有句话触动了我:“总有身影在秋风中等待着新鲜面孔,也总有人已经在夏初那阵炙热的风中离去。没有人总是十六岁,但总有人是十六岁。”写评论的这个学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,但我的脑海里依然是他十六岁读书上进的样子。

当老师久了,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旅者,又如一座驿站。我是旅者,在学生最美的年华里经过,以自己最大能量的爱和知识去传播,三年后,轻轻转身,祝福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,也是一座驿站,让奔跑的青春短暂停留,为他们加油充电,目送他们搏击长空。

一约既定,万山无阻。每一位老师,都曾经拥有最美的教师梦,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老师,都是幸福的老师。

(作者系泉州现代中学办公室副主任)

阿拉丁神灯

□小雅

“赶紧回宿舍睡觉去。”父亲高八度的声音在深夜长廊回荡得特别雄浑悠长,余音袅袅。酷暑半夜,老人家不容易,守着高三年的小子,督修教导,不遗余力,堪比当年对我们兄妹的严厉。

父亲这年代的老师有共同的特点:严厉、古板、善良、原则性极强。一如《老师好》里的苗宛秋。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老师,对老师这个职业,我从小耳濡目染。小时候的玩具是粉笔,游戏是当小老师,长大后做老师也不意外。我的父辈们都是普通的老师,没有惊天动地的豪举,也没有惊世绝伦的才华。立身靠的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清气,怀揣的是一份职业良知的信仰。

父亲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母亲经常说,他哪天没去学校就失魂落魄的。退休后,返聘成为暑期高三临时班主任。早些年,他教书以严厉出名,曾经的学生说起他,余威犹存。早读读书声音一定要大,否则要挨手板,作业字迹要端正,潦草会被撕掉、重做。后来,他从事行政工作,查课巡课,旧教学楼没有电梯,几十个班级,从一楼到六楼,一间一间巡视过去,即便是快退休的时候,他也丝毫不肯懈怠,随性偷懒的年轻教师既尊敬又怕他,有他在,不敢随意迟到拖堂。

我的叔父是高中英语老师,他的学生遇到我会说:“遇到龚老师,是我们一生的幸运”,记得有位同乡的大姐,家境贫寒,读书不易,她说:“人生最困境的时候,我都会去找龚老师”。学业落榜,家庭纠结,她都向叔父诉说求助。父辈们的善良好像是天性里的因子,这

不仅仅是职业操守,而是与生俱来的品性,不求回报不求名气。我很少听到父辈们谈起自己的丰功伟绩,他们的事迹,多数是从他们的同事和学生那里听来的。

我眼里的他们,是慈爱严格的长辈,我的成长路上,有他们鞭策的影子;也是踏实上进的长辈,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。父亲热爱书法,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。叔父从来就没有停下英语学习的脚步。他们的言传身教,让我明白安顿好自己的精神生活,人生才有自由和充实感。

教师这份职业,我总觉得有些清苦,也常哀叹辛劳。父辈们关心我的健康,更多的时候告诫我:“善以待人,才能善待自己”。世人们赞誉老师扛的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沉甸甸的责任。我的父辈们都是普通平凡的老师,用平凡的身份去承担一份大责任,靠的就是天性中的善良和责任感。

父亲在近古稀之龄,还在做一群少年的精神导师,少年们虽然敬畏他,但还是亲切地叫他“龚老头”。早出晚归,充实乐呵,不知老之已至。叔父怡孙弄乐,极少公开露面。同学聚会时,却总听人提起他;春节时,总能碰上他的学生,他们相谈甚欢,相互的坦诚常令我羡慕不已。

童话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有一盏阿拉丁神灯,传说中谁拥有这盏神灯,它可以帮你拥有幸福。我想,我的父辈们内心里亮着一盏神灯,照亮了自己,也照亮了后辈们。

(作者系晋江一中教师)



三寸粉笔三尺讲台育花苗,一颗丹心一生秉烛献春华。

幸遇良师

□叶小杰

“卓老师,我回南安了,您什么时候有空,我去拜访哈。”“好啊,非常欢迎!”

每次回老家过年,我都会找时间去拜访高中班主任卓老师,品着热气腾腾的香茗,说着一年来的收获与感想,已然成为一种习惯。仔细想来,这份师生情谊已然维系了二十年,就如陈酿美酒般历久弥香。

初见卓老师,是2002年9月,我在南安一中读高二。当时高一结束就要分文理科,因此高二开学就重新编班。当我带着憧憬与迷茫迈进新班级大门时,迎面而来的,就是卓老师温暖和鼓励的目光。卓老师教物理,虽然那时他刚工作两年,但教学水平已开始崭露头角。他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启迪同学思考,致力于把知识点讲懂、讲透。我物理成绩并不拔尖,却也记得他跟我们说要“夯实基础”,记得他演示物理实验的各种场景。

当然,卓老师更重要的身份是班主任。那两年时光里,他陪伴我们迎战高考,想尽各种方法为同学们加油打气。课余,他平易近人,无拘无束地跟大家聊着学习、生活,气氛特别融洽,这一延续到高中毕业之后。大一寒假,同学们去探望他,大家在客厅里围坐一圈,连椅子都不够坐了。卓老师对我们倾注了很深的感情,他逐一说出每位学生的高考成绩及就读的大学,并笑眯眯地询问大学生活的感受,这是我记忆中的“名场面”。

好老师就如茫茫大海中的灯塔,指引船只航行的方向。求学之路上,卓老师多次为我照亮前进的道路。他很信任我,开学之初就让我担任班长,并一直持续至高中毕业。于我而言,这是一份压力,也是一份动力。高二期末考试,平素稳居班级前五名的我,成绩掉至第十五名。那段时间,我情绪低落,甚至

都想辞掉班长的职务,但卓老师坚决不同意,他解释,如果不当班长之后成绩还是没提升,那更加打击自信心。幸好,我很快恢复了学习状态,也算是没有辜负这一番良苦用心。

2004年6月,高考如约而至。放榜后,第一志愿落榜,我迟迟没有等到录取结果。未来何去何从?我很迷茫,甚至做好了复读的准备。那天上午,我垂头丧气地去复读班报名,中午却在网上查到了录取结果。我很纠结要不要去读,就打电话咨询卓老师。他的一席话让我坚定了信念:无论是在哪所学校,只要肯努力,一定会有成就。于是,我放弃了复读的想法,毅然开启了大学之旅。

无独有偶,三年之后我又面临着一个抉择。大三寒假时,我开始准备考研,怎么选择,举棋不定。后来,还是卓老师指点迷津。兜兜转转之后,我考上了研究生,2010年硕博连读。为庆祝我考上博士,家里摆了宴席,卓老师和几位高中同学专程前来赴宴。觥筹交错间,这份师生情谊弥足珍贵。在我求学道路的重要关口,卓老师都不遗余力地帮我找准方向,“夯实”基础。

工作之后,我仍与卓老师保持联系。有时是帮亲友咨询高考志愿填报问题,有时是逢年过节送上一份真诚祝福,有时是寒假返乡到其家中拜访。无论何时,他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,在肯定成绩的同时,也对我提出更多期许,激励我不断前进。

人如其名。卓老师,名“美源”,名字所蕴含的真善美,言行所传播的温暖力量,真正诠释了何为“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”。有吾师如此,是我的幸运!

(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)

吾爱吾师

□陈儒鹏

放学了,之前教过的几个学生围簇在我新任的班级外探头探脑。过了好一会儿,女孩子们腼腆地闪进来,在讲台上留下一封封信和一枝枝康乃馨,随即欢笑着,快快地跑开了。我打开信,稚气的笔迹中缓缓地流淌出孩子真挚无邪的心意,和着康乃馨细腻绵暖的香气,沁人心脾。在这气息的熏染中,我的脑海中蓦地浮现出我的老师,叶老师的身影。

叶老师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,她当时四五十岁,爱穿花衣和包裙,脸上总是画着很精神的妆容。回想起来,她最大的特点大概是目若朗星,严厉时,双眼只一瞪,透射出威严的光,让犯错的学生不敢直视。温和时,她的眼底又泛漾起秋日粼粼的微波,有着母亲一般宽宥的底色。而大多数时候,这双眼睛神采灿烂,笑意盈盈,闪烁着对周围人和周遭事不尽的热情。

叶老师讲起课来声情并茂。她的神情、手势,乃至语调配合着课文的内容,牵引着同学们的思绪,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入课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。我至今能在脑海中回放许多课文的场景,除了得益于作者精湛的笔法,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亦然功不可没。

叶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埋下了写作的种子。五年级时,为了选拔学生参加现场作文比赛,她每天给我们布置一道作文题。刚开始,我常面对着题目,抓耳挠腮,无从下笔,从深蓝的暮色一直熬到夜漆漆,揉皱了一团又一团的稿纸。慢慢地,我学会生硬地借鉴作文书上的选文和名家的手稿,有时候觉得心动的句子,实在忍不住,也不惜提心吊胆地“抄袭”上去。有一次写冬天,我就搬上了

“鹅毛大雪纷纷扬扬,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行人的脸庞”诸如此类的句子。身处南方小城的孩子,怎会知晓雪的色味?笔法之拙劣,想必叶老师是一眼看穿了。然而,她并未简单地将这篇习作定位为抄袭就忽略不看了。而是把我叫到办公室,询问我是不是在作文书上看到这样的句子。接着,又在习作上勾勾抹抹,对谋篇布局,遣词造句也作了多处点评,鼓励我在借鉴和模仿的基础上学会创造。从此以后,我更加深受鼓舞,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书籍,她还传授写作技巧,让我至今十分受用。

生活的点滴之中也尽然渗透着叶老师的爱与哲思。暑日里,眼见我们的饮料瓶子堆积如山,她号召大家收集起来,由班干部们拿到废品收购站里去卖,再回购一些零食或文具分发给大家;为准备六一的节目,她利用放学时间亲自教习我们跳健美操和扇子舞,一台老式录音机,她蹲下身,字字句句地倒带,领着我们不厌其烦地跳跃在每一个音符里,直到夜幕降临,灯火次第亮起;大学毕业后,我考教师岗位时,也曾登门拜访她,叶老师耐心地听我试讲,翻看我的笔记,给予我诸多指导;乃至现在我结婚生子了,她依旧会在朋友圈里与我互动,我还能收到她许多关心的话语……

“老师,老师!”孩子们的叫唤声打断了我的思绪,手中的康乃馨绽放着勃勃生机,徐徐散发出温热的香气,这馥郁的芬芳是孩子们的赤诚之心?还是为师者的博爱之心?我想,应当是绵延不绝,代代相传的师生情吧!

(作者系泉州市作家协会会员)

那堂课

□林彬

校园操场左边,有两棵凤凰花树,很少开花,常落叶子,小叶老师有时和同事在那里散步,大多数时候她是很开心的。

这里是热闹的地方,大理石式的校门在商业街格格显得简陋了些。小叶老师倒是习惯这里,常常步行上班。

我第一次进门时,就对极小的操场生厌。九月,蓝天烈日,嘈杂的问路声,回答声,巨大的行李里有益和桶的碰撞,舍不得走的爸妈唠叨哪里都是,我安静地站在走廊一边暗暗观察。初来乍到,陌生的环境和熟悉的开学流程,互相撞击青涩。

才是第一节的语文课,第一眼就喜欢她!很有气质的短发,豆紫色的外套。

“大家用笔写下自我介绍。”

她走下讲台。寻着座位一个个看过,我只觉得等待得漫长,期待她过来,又紧张她过来。我愈发认真地写字。终于到我这里,她微微俯身,看了我的书写,再看了我一眼,反光的镜片下闪过一丝惊喜,“学过书法吗?”老师问。我摇摇头,心里自然明白她是夸我而沾沾自喜。“写得不错。不过,嗯……这里,单立人这个偏旁有些夸张,太大了,和右边不和谐,要再调整一下。”她始终极为真诚地注视着我,确确实实地含着淡淡的笑意。我点头,答好。

我记得她讲的第一堂课《散步》,她给我们朗读。“但是春天总算来了。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酷冬……”

现在回想时,并不能记清她当时的音色,是怎样的声线。但我还是能够记得,她读着这一句时极为开心。好像松了一口气,因为她的眼里有笑意。记忆中的当时,映着绿树的玻璃窗和我的棕色课桌有着和课文里一样的阳光,一样的明媚。我想,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时莫

怀戚一家的快乐。

过了一年,我成为她的课代表。当然是多开心呀!不过是收收作业,记下通知,但最窃喜的是课前去她的办公室提前拿好她的一些课本。那是略带身份的脚步。统一的普通木质桌椅,我一直记得她的办公椅有红色的坐垫以及桌子上的四个杯子,有一个最小的青色陶瓷茶杯,一个塑料杯,一个小号的白色保温杯,另一个更大一点的同款保温杯,随意放着,并没有排序。日子久了,倒能摸出个规律来,我想她冬天和开心时喜欢带着那个小号保温杯。

有时临近周末,老师还会买上糖炒板栗与挂霜山楂。两袋牛皮纸装放。

数理不及格,却被叫到语文组,叶子老师拉着我的手,眼里漾着关怀:“……生长在拥挤的树林,难免有时被更高的树所阻挡,你要记住,这太正常了。但没有一棵健康的好树永远停滞在那里,或快或慢,你们终究要本能地向上生长。不必太担心。”我只记得点了点头,她用我喜欢的方式给我如树般的力量。

毕业那天,从七楼下到三楼,小叶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合照。我和老师挨得很近,紧张地看向镜头,那是张不算好看的照片,但是载满了真心与不舍。再后来,我收到了她的信息,“你是真爱语文……要继续看看写写。”

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,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正踏踏实实地寸寸向上。她将文字与生活的魅力、吸引力在我面前展露,我已不能分清她是在课堂上还是生活里给我上课。

直到今天,我的梦中仍然还有那棵自由的美丽的三角梅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2021级学生)